

國文教本評注

新制

國文教本評注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六年十二月九日發行
民國十六年六月九日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香港廣州衡州貴陽桂林柳州安慶梧州
東昌府蘭州合綏化煙台鄭州徐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加坡

著者 評注者 校閱者 發行所 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轉角

梓潼謝无量
宜興朱寶瑜
杭縣姚漢章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新) 國文教本評注 全四冊

第三冊 定價銀八角

新制
國文教本評注 第三

目錄

第一編 論著之屬

訛言 惠士奇

原壽 李夢陽

天論上 劉禹錫

天論下 劉禹錫

運命論 李康

過秦論 賈誼

樂志論 仲長統

弈旨 班固

尚樸 唐甄

本論 歐陽修

天論中 劉禹錫

辯命論 劉峻

理亂篇 仲長統

言志 蕭大圜

篆勢 蔡邕

第二編 序錄之屬

目錄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張惠言

全謝山鮎埼亭集序 杭世駿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新序目錄序 曾鞏

遊雲門序 梁肅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王文憲集序 任昉

三都賦序 皇甫謐

山海經序 郭璞

戰國策序 劉向

鹽鐵論雜論 桓寬

第三編 書牘之屬

上龔芝麓先生書 陳維崧

與文徵明書 唐寅

答李端叔書 蘇軾

答王觀察書 張詠

別令狐綯拾遺書 李商隱

寄京兆許孟容書 柳宗元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維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績

與周處士書 王褒

與朱元思書 吳均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與嵇茂齊書

趙至

與滿公琰書

應璩

與從弟君苗君宵書

應璩

與楊德祖書

曹植

與吳質書

魏文帝

答東阿王書

吳質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孔融

與黃瓊書

李固

答劉歆書

揚雄

報孫會宗書

楊惲

第四編 碑刻之屬

靈濟廟碑

胡天游

禹廟碑

李夢陽

表忠觀碑

蘇軾

陶母墳版文

舒元興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項籍碑銘

李觀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陳子昂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李白

陶貞白先生墓誌銘

梁簡文帝

孝女曹娥碑

邯鄲淳

郭有道碑

蔡邕

陳太邱碑蔡邕

河間相張平子碑崔瑗

楚相孫叔敖碑失名氏

第五編 雜記之屬

海氏廟記唐大陶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曾鞏

龍多山記孫樵

燕喜亭記韓愈

桃花源記陶潛

荊州文學記王粲

漢修西嶽廟記

第六編 雜文之屬

祭夫徐敬業文劉令嫻

自祭文陶潛

東方朔畫像贊夏侯湛

王仲宣誄曹植

新制 國文教本評注 第三

第一編 論著之屬

訛言也。詩小雅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箋云訛僞也。○舉事以名篇用周秦諸子之例。

惠士奇

字天牧一字仲孺清江蘇吳縣人康熙聖祖年號己丑進士授編修累官侍讀學士盛年兼治經史晚年尤邃於經學自號半農居士學者稱紅豆先生有易說禮說春秋說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蓴歸耕人海諸集

一起便見根
抵自是經生
之文

爲亂至不見
蹤跡三句即
蘇洵將亂難
治之說
鎮靜二句先
用提綱以下
分應有條不
紊解此大方
作長文大篇
賈生用之蘇
王輩皆效之

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死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弗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窈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而設治之之法何謂鎮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呼號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尉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

歷舉漢唐二
事見漢書王
商傳唐書李
石傳平直詳
切陳悟最宜
此歐公之法

繳回鎮以靜

又舉宋代四
事見宋史張
詠杜紘李琮
樓鑰傳蓋其
胸中自有議
論隨便引史
以證明之故
貫串若此

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謹走塵起。百官或輟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出。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兵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鎮。以上言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姦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孝宗時。温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

繳回繩以法

妖說橫與主

鎮靜之說真

老成經國之

論

修德二字主

意在此於結

處點出以作

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繩以上言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案靜則明明則其法平未有不鎮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法以上言欲鎮以靜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鬪秦之亡也。以狐鳴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彼造言者何恃而為亂哉。以上言誠信立而妖訛自息

引證愈多而格局愈整。由其提挈起伏。照應收繳。皆爛法。則故有一氣相生之妙也。

造言。周禮地官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造言之刑。注云造言訛言惑衆。訛言。見題妖言。秦禁妖言。漢初沿

之除。乃除。竊冥。見深遠而不可。建始。漢成帝。蹂躪。音客。賈。縣名。漢屬京兆。成

帝名。驚元。帝太子。王鳳。王禁之子。嗣為陽平侯。王商。侯。武帝之子。嗣為樂昌

軍。冒也。蒙覆。開成。唐文宗。謹。驚呼。韞。足衣也。今俗。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

同平。李石。字中玉。隴西人。擢進。沛然。有餘。陳君賞。文宗時。為金吾大將。趣

此趣字音促。中人謂田金操劉宋太宗初名匡義後名光義復更名吳太

作催字解。立益州亦曰成都府宋屬成張詠字復之宋濮州人登進士

在位二十二年益州府路今屬四川省張詠字復之宋濮州人登進士

李順構亂之時治哲宗名煦神宗第六子初封延安郡鄆州宋亦曰東平府

行優異蜀人稱之哲宗名煦神宗第六子初封延安郡鄆州宋亦曰東平府

路今屬杜紘字君章宋濮州人起進士知鄆州獄繫潞州亦曰隆德府宋

山東省杜紘字君章宋濮州人起進士知鄆州獄繫潞州亦曰隆德府宋

山西部使者語部使者三字本此李琮字獻甫宋江寧人登進士第歷相

省克士孝宗名資太祖之後高宗無嗣温州亦曰瑞樂清縣名宋屬兩浙

論嗤之孝宗名資太祖之後高宗無嗣温州亦曰瑞樂清縣名宋屬兩浙

浙江方臘宋睦州人徽宗宣和二年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復去聲樓鑰

字大防宋明州人試教官調温州教授後又知溫素亂也妖則有形二句

州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素亂也妖則有形二句

張詠曰妖則有形詆則蛇左傳莊公十四年內蛇與外蛇闕於狐鳴史

有聲見宋史張詠傳蛇左傳莊公十四年內蛇與外蛇闕於狐鳴史

陳涉世家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死六年而厲公入狐鳴史

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死六年而厲公入狐鳴史

尙樸尙崇也樸質也言崇尙質樸也○

唐甄原名大陶字鑄萬清四川夔州人僑寓崑山順治世

孫子問於唐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何由而治乎唐子曰毋立教名毋設率形使

昌黎集中往來周秦諸子得

言樸與奢之不同可謂妙於設想從周易說卦傳十章得來

從君天下跌入卿大夫跌入匹夫最得法文取勢之友章問孟友一段得來

民。日。由。善。而。不。知。孫。子。曰。請。聞。其。要。唐。子。曰。其。尚。樸。乎。樸。者。天。地。之。始。氣。在。物。為。萌。在。時。為。春。在。人。為。嬰。孩。在。國。為。將。興。之。候。奢。者。天。地。之。中。氣。在。物。為。茂。在。時。為。秋。在。人。為。老。多。慾。在。國。為。將。亡。之。候。聖。人。執。風。之。機。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樸。家。無。塗。飾。之。具。民。鮮。焜。耀。之。望。尚。素。棄。文。反。薄。歸。厚。不。令。而。行。不。賞。而。勸。不。刑。而。革。矣。以上言治天下之道在去奢而守樸孫。子。曰。民。既。苦。於。禮。義。不。可。強。而。從。則。民。之。趨。於。奢。也。亦。如。水。之。下。壑。也。何。以。能。逆。而。反。之。乎。曰。請。徵。諸。故。跡。昔。者。秦。奢。而。漢。樸。及。其。治。也。世。多。長。者。之。行。隋。奢。而。唐。樸。及。其。治。也。錦。繡。無。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聞。堯。舜。之。道。也。與。其。將。相。起。於。微。賤。鑑。亡。國。之。弊。以。田。舍。處。天。下。人。之。化。之。則。若。此。豈。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為。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尚。墨。布。也。則。太。僕。為。之。也。豈。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陳。友。諒。之。父。好。衣。褐。破。斲。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斲。以。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尚。褐。也。則。賈。為。之。也。穀。帛。衣。之。貴。者。也。布。褐。衣。之。賤。者。也。貴。貴。賤。賤。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

又從洛賈收
到太僕從太
僕收太僕萬
之君文筆犀
利之極句先
先去二句先
用提綱亦古
法也凡列四
項先從捐焚
面分出廢損
寡遠卑廢損
卻八義是支
幹相演之法
插入牧羊一
喻便有變化
而文之正旨
愈顯之
敗類之人分
出好名之多
兩種且以言
表偽之旗為
樸之詞意
警切

使一鄉之人。貴其所賤而賤其所貴。蓋風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賈且然。況太僕哉。太僕且然。況萬乘之君哉。以上言轉移孫子曰。敢問行之之方。曰。先貴人。去敗類。可以行矣。以上言行先貴人。若何。曰。捐珠玉。焚貂錦。寡嬪御。遠優倂。卑宮室。廢苑囿。損羞品。卻異獻。君既能儉矣。次及帝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職。莫敢不率。貴人者。萬民之望也。貴之所尚。賤之所慕也。貴尚而賤不慕。世未有也。以上言先貴去敗類。若何。曰。吾嘗牧羊於沃洲之山。羊多病死。有教之曰。一羊病則羣羊皆敗。子必謹視之。擇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將盡子之羣。從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好名者無才。而人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是敗類之人也。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以倖直亂正。使人尚浮夸而喪其實。是敗類之人也。此二者。表偽之旗也。雕樸之刃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故善為政者。務先去之也。以上言去敗類以保其樸。孫子曰。始吾以為天下之難治也。今而後知天下之不難治也。苟達其情。無不可為也。唐子曰。天地雖大。其道惟人。生人雖多。其本惟心。人心雖異。其用

觀於妻子五
句順筆掃去
精義卓然

存心五句理
足氣足借此
收住

惟情雖有順逆剛柔之不同其爲情則一也是故君子觀於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僕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身之驕約家之視效而得治天下之道先人有言曰語道莫若淺語治道莫若近請舉其要古之賢君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存心若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服如貧士海內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也以上言天下之不難治

議論既正出以渾古之筆勢如崩崖氣如奔濤足以成一家之言矣

率也鮮煇燿之望左傳昭公三年煇燿寡人之望煇音強上聲去聲將聲相聲炫服言以衣服相炫太僕名好去聲墨布言黑布也猶染工染帛

之工陳友諒沔陽漁家子也元末徐壽輝兵起友諒往從之後殺壽輝而也昌封爲承衣去聲下衣褐音易毛布賤斬謂斬州縣也元屬河南洛沃

河南洛賈音古行曰乘聲羞品出於禮天官膳夫羞用百二十品注云羞陽縣也賈音處曰賈乘聲羞品出於禮天官膳夫羞用百二十品注云羞沃

洲山在浙江新昌縣巧言令色論語學而巧言令色注云巧好令善也直屈原離騷鮫亦作鯨大風二句詩大雅大風有隧食人敗類集

直屈原離騷鮫亦作鯨大風二句詩大雅大風有隧食人敗類集

直屈原離騷鮫亦作鯨大風二句詩大雅大風有隧食人敗類集

直屈原離騷鮫亦作鯨大風二句詩大雅大風有隧食人敗類集

原壽說文壽久也凡年齒皆曰壽

李夢陽見第二冊第三編與徐氏論文書

起句從退之
原性性之品
有三得來

壽之品六生
而嗜欲調飲
寡二也服氣
食引三也道
導者流四也
家者壽五也
仁者壽六也
天數徐昌國
同時養生頗
輩習於仙釋
沒溺以爲悖
獻吉履可謂
道廢履可謂
卓然不惑抵
制形五句生
得一形五句
論一篇養生

夫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筋骨堅。殫束肉。其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痰疾。夫人寡嗜欲。能調飲食。亦壽。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合於無形。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壽則神秀。然不閑世務。閑世務。於理道罔攸悖。斯德壽者也。故曰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相。周亞夫等。則壽又亦天數。故曰修短之紀。無弗命矣。窮通壽夭。鮮弗定矣。上有言壽品。而世顧以爲孔子稱仁者壽。蓋言靜云。遂以爲壽不可事事。古人有言曰。樞動不蛀。今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者情也。卽信無他嗜溺。乃四者之情何殄矣。堅制其情。以悖道廢履。其亦不知定命矣耳。以上言堅制其情故。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裁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形者。堅存神者。永知德者。昌。縱欲者。賊。順數者。安。知斯五者。斯知壽矣。以上言得壽之理

勁淨有力不失古意

未知其方句
領起通篇

礪音賢剛蓬如然言氣之好聲鮮下同疾音疹亦音服氣晉書張忠傳永

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導引服漢書張良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導混冥

冥元氣之貌史記太史道家者流如老莊之徒皆是漢書所謂道家者仁

者壽論語雍也蔡澤周燕人不相遇時從唐舉或作唐莒相舉熟視而笑曰

吾所不知者壽耳舉曰今以往可四十三相去聲左傳文公元年內史叔

歲澤曰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後其言良驗相服能相人後世相術始長

此周亞夫也漢沛人丞相勃之次子為河內守時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修也

靜論語雍也樞動不蛀樞門曰也蛙音注食木蟲也以履履行也樂洛殄

徒典切絕也

本論佛法行乎中國其言入人心已深惟修補政教之缺廢者

歐陽修見第一冊第二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

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

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知其受病之處病之

忽插一喻妙
在切合
救天下三句
接筆矯健

提出禮義二
字以爲頭腦

反點本字

從政教二字
暢言之有議
論有變化從
昌黎原道教
之以相生養
之道一段得
來

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以上言佛去之之方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以上言佛法之興廢全視乎政教之如何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